書古微

無逸篇古文發微 周書第十一篇

邵陽魏源著

尚書無逸篇僞作高宗饗國百年合未即位時爲百二十餘歲馬融古文疑其壽過長乃臆改爲享國五十有九年又移太甲爲祖甲而次於高宗之後與殷本紀古文說全不合考殷本紀古文說一則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行政當國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寍伊尹嘉之作伊訓三篇後人褒帝太甲稱太宗二則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拱生於朝一暮

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王政其有闕乎王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於巫咸作巫艾作太戊命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號太宗其三曰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訓於王武丁修政行德於天下咸懽殷道復興武丁崩次子祖庚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史敘三宗皆在祖甲滛亂殷道衰以前何爲改太甲爲祖甲謂高宗有子祖庚不立欲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閒馬鄭創之僞古文從之遂與史記祖甲滛亂殷復衰之語大相矛盾後人將

信史記眞古文乎抑信馬融等僞古文乎況古文傳自劉歆而漢書載劉歆宗廟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但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三宗以戒成王豈劉歆及太史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鄭之僞古文乎則知古文尚書無逸篇其在太宗爲太甲在中宗高宗之前其文當云昔在殷王太宗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太宗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加以外丙三年仲壬四年居桐三年共四十年其太甲即位以前約計二三十歲其六十之壽膺

傳言成湯百歲殁太子太丁年長者未立先卒其弟外丙仲壬亦俱中年又相繼而卒太甲繼立除丙壬及居桐之年尚享國三十六年則其父太丁之年可知矣程子乃有外丙僅二歲仲壬僅二歲則成湯暮年安得此沖幼之子乎其在下文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而洪氏隸釋載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以下缺其文相連不隔一字洪氏謂其字數祖甲當作太甲在中宗之上者漢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此段其四十二字正符錯二簡之數其今本史記魯世家載無逸篇亦以祖甲在高宗後且高

宗享國百年作五十九與殷本紀判然矛盾此以馬鄭
僞古文改之豈知太宗之廟當承太祖之次漢以高帝
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孝宣爲中宗正用
尙書之誼訓太甲在三宗之後已不可訓況以祖甲廁
三宗之列當稱何宗且孔子删書惟錄成湯太甲沃丁
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苟有祖甲之賢名列三宗
何爲不錄其一篇乎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
六七作又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盖湯至武丁中更太
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故曰賢聖之
君六七作苟武丁之後紂之前尙有祖甲之賢何爲獨

遺之乎國語說事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大戴禮少間篇孔子對哀公曰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一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明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若武丁之後紂之前尚有祖甲之賢何謂殷德大破乎漢書五行傳劉歆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此外劉向杜欽論衡氣壽篇無形篇異虛篇並云高宗改政脩行致百年之壽自馬鄭以前從無高宗壽止五十有九之文論衡氣壽篇傳稱召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

併未享國之時數之當百有三四十歲矣此皆用今文尚書君奭無佚甫刑僞之說也馬鄭誤解高宗肜日而並誣及無逸經文何非聖亂經亦至此哉

君奭篇發微 周書第十一篇

問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此篇爲說曰昔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事云云此篡賊之黨稽六藝以文姦言不足齒及至史遷燕世家以爲在踐阼之前召公不說其盛滿居攝後漢申屠剛傳以爲在還政之後疑其不退位二說不合而編次多士之後斷非踐阼之時後漢孫寶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有不相說于經典兩不相損此並古文家說也畢竟何以不說致馬融有疑其苟位貪寵之語

大礙經義者何曰此書前人皆以不說爲不說周公故妄啟疑竇違經害義堯典舜讓于德不台史記自敘班固典引並引書作不台此今古文家所同惟僞孔改爲不嗣台即怡也知舜之不台之誼則知召公居位不說之誼矣蓋舜深知爲君之難惟恐德不稱故欿然不敢樂受召公深知爲臣之不易自恐耄荒萬幾有闕且有周公任之故睪然深思謙讓引退不敢安位也豈其不說周公哉周公留之首以天壽平格爲言蓋以召公齒德達尊至親夾輔在周公之上何可一日去位周公武王之弟武王克殷年已六十又七年而崩年六十有七見泰誓篇下周公攝政七年之後三年而

冀其七十歲爾而召公則康王時尙為太保計年百餘歲周公知其稟賦之厚可託後事故於其求退而歷述前代與國同休之老臣以勸留之保衡佐殷四世尹子伊陟逮至太戊佐湯六世孫則亦臻大耋巫咸巫賢世掌天官在武丁初年則有傅說無甘盤晚年則有甘盤無傅說蓋一人異名非偽孔舊學甘盤之謂也是商代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老臣夾輔之力即我朝文武舊臣如泰顛閎夭散宜生虢叔南宮适近日並皆無存太公更已久逝惟餘我二人夾輔沖人若涉大川非老成誰與共濟若耆耈之人復不降志以造就成人小子則英

材不生何由致鳴鳳之祥成假天之業使文王之德丕冒海隅乎何以遠鑒天威近迓天休揚我俊民登之在位使目前同心襄助將來繼武以保太平乎故我念天命之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耄倦使後人迷謬效尤動輒引退爲高也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而有不顯成康之頌是召公更在康王之後故論衡氣壽篇有召公年百有八十之語是成康四十餘年刑措之治皆召公天壽平格所致召誥祈天永命之言于斯驗周公留貽之深心于斯見矣二公仁爲己任志同道合之誼章矣此豈衆人所能測識者乎問白虎通曰先王之老臣不

名故虞書曰咨伯是堯時諸臣伯彧最長至四岳則并不稱字但稱其官皆盛德上壽冠乎中天故四岳有彭祖之稱見說典釋經何此篇不之及曰周公守三統之義故稱引止及夏商而不敢遠引二古之事以自比例也彼馬融輩貪寵苟位之疑以俗儒之腹度聖賢之心而猶謂之說經謂之古文家也哀哉

顧命篇發微上　陽湖惲敬文集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

本朝顧氏寧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即位之事也非柩前即位也其間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即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即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

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抉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

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即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為不然是穴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

何疑于旣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謚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塟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謚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册度曰御王册命册命者册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册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册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于殯禮之哀而殺也見于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

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即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顧命篇發微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即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即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即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即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即位與踰年即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由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于

祖推之于天子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于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于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

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之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子已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奮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甫刑發微周書第十二篇

穆王甫刑何以錄于書也曰是篇著誼一微誼二

何謂著誼曰聖人欲廢肉刑先漢文而發其端也劓刵椓黥等五虐之刑始于蚩尤之世九黎之苗顓頊興而革之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唐虞又以流宥代之金罰代之象刑恥之鞭朴佐之惟怙終再犯者始治以賊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始歸于大辟是唐虞所謂五刑者一畫象二鞭朴三放流四罰金五大辟豈有罪至四凶止竄放流竄殛而庶民小罪遽毀支體刻肌膚舜之五刑必非三苗之五刑可知也馬融注皐陶五常之

刑但有其象無犯云者五常即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之刑也鄭注司圜亦信唐虞象刑之制不知何以注書又指爲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與荀子墨子愼子所言象刑皆不合晉書刑法志言之尤詳鄭知吉凶軍賓嘉五禮周制不可以釋唐虞而以公侯伯子男五禮代之柰何又以墨劓剕臏宮釋唐虞之典乎傳曰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康誥非汝封劓刵人毋或劓刵人是周公成康時尚無肉刑也流及穆王始變舊典增入周禮遂以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及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

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列于司寇之職春秋之世踊貴屨賤不讀穆王甫刑之書孰知爲三苗之制或夫子錄之于書則知聖人用世肉刑必當變匪直此也春秋譏世卿惡其以貴族妨賢路則知選舉必當變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使國無過大過小以杜兼并則知封建必當變錄費誓秦誓於篇末示費將代魯秦當代周田韓趙魏以陪臣代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則知天下大勢所趨聖人卽不變之封建亦必當自變

何謂微誼一禹稷皋陶三后佐唐虞禹讓稷契及皋陶堯舜之道惟禹皋陶見而知之此萬世所共聖殷本紀

述湯誥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四瀆已備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書序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是三后自古論定雖湯之興不敢以契入三后而退皋陶也乃甫刑恖易以伯夷降典折民為刑推為三后而皋陶不與漢楊震孫賜遂以皋陶不與三后恥拜廷尉之官不知此甫刑之大繆也堯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甫齊許見崧高詩毛傳國語史伯言姜為伯夷之後許為大岳之胄是甫侯之置皋陶進伯夷代列三后者私尊乃祖假王命以寵先靈種

王耄荒誠哉其耄荒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焞燿惇大唐虞夏商周而外楚爲重黎祝融之後嬴爲伯益之後而伯益爲庭堅之子禹薦益於天孰謂大理官不列三后乎史記秦之先始於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謂大業即皋陶大費者伯益即皋陶之子又列女傳陶子生十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即皋陶子伯益也至皋陶之後兼封英六楚人滅六滅文仲謂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者猶周公之後自魯外尚有凡蔣邢茅胙祭也漢書古今人表只柏益一人並無伯益柏

務分二人之說甫侯自侈其家世而天之所與人力不與伯夷姜氏之後滅於陳田卒不能與皐陶伯益爭衡天子以秦誓繼甫刑知皐陶伯益之後將繼稷契禹而代興也惟王變而霸道德變而功利此運會所趨即祖宗亦不能挽其不自變

何謂微箴二曰古今氣運之大闢闔其在顓頊乎開闢之初聖而帝者以天治不盡以人治純以人治者自顓頊始大戴禮武王踐阼記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聞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班固典引注蔡邕引尚書顓頊河圖大訓在東序顓頊即顓頊之丹書也大訓即箕子之洪

範也武王問洪範於箕子周公丹書於尙父故一陳東序一陳西序其顧命經文與蔡邕所引異者今古文之別也今書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東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西序蔡邕引尙書則顓頊與河圖大訓皆在東序而西序無河圖今書河圖在西而東無顓頊各存其說以志缺疑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人治不始自唐虞始自顓頊絕地天之通乎生民之初天與人近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民則有傳語之官或以龍紀官或以雲紀官或以鳥紀官龍鳥雲所以通天地人之上下者也有擾龍氏豢龍氏斯有乘龍以御天之氏斯有乘白雲以歸帝鄉之氏斯有騎箕尾上升

爲列星之氏能紀雲龍鳥者天之所覆皆得而治之其政令災祥禍福一以天治而不純以人治變帝嚳之統者顓頊始命北正重司天絕天不通民命南正黎司地絕民不通天於是天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紀遠乃紀於近純以人治不復以天治於是王者號令賞罰不盡與天之五福六極相符禹治水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禹元圭故能役使五行號爲神禹自禹而後未之聞也其德不足以合天其道不足以範圍彌綸乎天者則不足以通天地人之道天地日尊人日卑乃以造物功歸天地故大政之主必敬天名

日月星爲神名■爲而名天之人亦爲神天神人也地而人也人鬼人也非是則毛羽角翹肖之族非人形則非人亦人與天之部類而已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紀遠則紀其極近可知者曰三萬歲曰萬八千歲人日促天地日壽於是又以悠久不敝歸之天地若曰人與天可相通也人與天地同壽也天地與人同敝也則暍然摹不信皆由地天之通絕也於是釋氏之書專談六合以外天治之說又以因果報應通人治於天而論者猶有取焉謂其足以輔王政之窮此上古中古一大升降關鍵夫子刪書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復以天治離天地

亦不能不聽其自變

書古微卷十二

書大序集義

邵陽魏源著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歷試諸艱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協居方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江聲曰帝謂舜也釐下上方而居民于其方所別其方之所生分其種類若周禮職方氏辨其九州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類是也汨治也其讀爲巽槀給也槀飫之誼未聞此篇汨作九共孔氏逸書有之槀飫則孔氏逸書亦未有也書大傳九共佚篇有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毋敖源案九共之篇疑即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爲三墳五帝之書爲五典八卦之易爲八索九州之志爲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

其風土爲九共九篇槀飫者亦謂所產土宜禹貢之書卽禹承帝命而陳之特書自夏史故爲史臣詞也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

末三字缺文據江注補之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此篇呂覽諸子或以爲禹事或以爲帝相事傳文異詞皆與書序不合別詳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過

過地名也偽孔古文妄改爲歌字之借也五子卽五觀江聲注太康啟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于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

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日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即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離騷日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言太康仲康等兄弟更立是為五觀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國語楚語士娓日啟有五觀韋昭注為太康兄弟五子逸周書嘗麥解日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離騷王逸注云啟子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情縱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此皆五子則五觀不肖之證僞孔反以五子為賢述禹戒以作歌不知書有典謨誓誥訓命從無獻體安之甚矣至太康失位之事殷本紀不詳惟左氏襄四年魏絳言于晉侯引夏訓日有窮后羿方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以為己相浞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其民而虞羿于山殺之窮石以取其國夏之臣靡奔[illegible]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氏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

戈麋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又卽虞人之箴所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卹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者也又史記吳世家伍子胥諫吳王夫差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滅斟尋滅夏后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氏又欲殺少康少康奔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有過氏爲夏后太康仲康之賊臣至于太康之兄弟何失依國者或作武觀或作五觀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案此所引蓋五子之過佚篇文也武觀卽五觀則尙書逸篇之目也始則澆滅斟尋處澆于過繼及少康滅澆于過皆地名也啟子五觀隨兄太康失國其之過者徃過地逃難也孔子錄此篇表少康一成一旅中興之由至段氏不以觀爲人名而以爲地名則齟齬不詞甚以人

往某地可也以地往彼地不可也至少康中興必有誓誥則文獻無徵夫子亦末由稱錄焉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江聲曰羲氏和氏伯仲自唐虞夏商世掌歷官史記述以此爲仲康之世顧命胤之舞衣則與兌之弓和之戈垂之竹矢鄭注謂胤兌和垂前以古人造此物者之人名其器也胤兌稱雖不可考垂則舜時共工之名可見亦人名即是此序所稱矣僞孔與鄭立異故以胤爲國名且造僞經曰胤侯以堯典予胤顧命胤之舞衣亦皆爲國謬之甚矣孫星衍曰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胤征云厥匪元黃昭我周王郭注爾雅亦引胤征之匪厥元黃釗我周王釗者釋詁云導也昭者釋訓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國語忠位爲周非商周之周也與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昭我周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各自一事僞古文假造泰誓亦引此文則從孟子附會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疏引鄭注云契本封國在太華之陽江聲曰國語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注元王偰也自偰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聲案八遷者偰始居商一遷也二世昭明居砥石二遷也三世相土居商邱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其餘四遷未聞帝告誥北方元商爲元王契所自出說見鄭君禮註告卽誥字說沃者理亳之土地肥美故緜名稾飫源桼鄭注契封太華之陽謂今之商州戰國時日商于荷史記三代皆與西方之義江右尚未悉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江聲曰事見孟子然竊疑之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食乎至此乃擴童子之饋餉行饁餉等乎且越境而耕朝往暮返餉者日再勢有不能踰田疇牛不備迂誅殊乃齊東不經之談乎孟子質言無疑書序亦言不祀姑存其說以等史之闕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

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江聲曰醜惡也孟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趙岐注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義湯爲貢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注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江聲曰夏社篇蓋責讓社神之詞疑至臣扈二人名馬融曰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三篇皆亡不可攷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編次未聞

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陑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也地舊在潼關之內為湯兵自商州東出渡河出山必經之地鳴條有三一焉桀與湯戰之鳴條皇甫謐謂在蒲州安邑西有鳴條陌或謂在陳留平丘有明條亭者二為桀所放之鳴條呂覽簡選精曰湯逐夏桀奔走自鳴條乃至巢門淮南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放之歷山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又再徙方至南巢則地在今巢縣有焦湖鄭康成注所謂鳴條南夷地名者也湯未遂桀至南巢時先伐昆吾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其地皆在東南至舜卒于鳴條則即所塟之蒼梧與伐桀兩鳴條無涉故孟子謂舜東夷之人以與文王西戎對舉耳

湯歸自夏至于太坰仲虺作誥

史記湯歸至泰卷仲䨓作誥江聲曰大坰殷本紀作泰卷蓋聲之轉也仲虺一作仲䨓即說文壘字

疏定公元年左傳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荀子堯問篇文作仲蘬楊注亦謂湯左相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與此序同堯典正義引鄭注亦同皆古文家說也咸有一德是成湯書故古文皆次湯誥後僞孔別撰咸有一德作伊尹告太甲而以次太甲之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江聲曰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當在定陶也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征是三朡又引伊訓載伊在亳盖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能引之也

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注引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

江聲曰書曰明居者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江聲曰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是湯没之後非即太甲元年其時并外丙仲壬及居桐之年數之距湯之没久矣而偽孔以爲湯没太甲即立稱元年謬妄之甚此三篇必皆稱述成湯以訓嗣王之詞伊訓是述湯之大訓肆命是陳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三篇皆述成湯故合爲一序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江聲曰經云放桐歸亳事見孟子思庸者僞孔傳釋以念常道始用其說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載帝太甲稱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江聲曰訓之爲言順也謂順承伊尹之事源案此當謂以伊尹之事訓于百寮也非順承之順

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江聲曰殷本紀載此序而繼之曰太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祅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之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至伏生大傳又以尋穀生于朝七日大其為高宗祭禰已之事劉向五行傳外同則傳聞異詞當以書序古文為斷楚詞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國語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語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是使制神之處位次牲器時服然則古之巫蓋巫咸為巫官故伊陟為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也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書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集古錄載齊侯鎛鐘銘其文有再言都俞而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此亦當云作咸乂止于咸

字文之下各有二畫又云作太戊而下太字戊字下各有一畫是爲咸乂二篇太戊二篇合爲四篇如虞夏書伊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之例耳俗儒疏忽不察誤作單文專爲大戊而咸乂遂多二篇太戊遂無其目合兩二爲一四矣脩省之義責難于君身有告太戊無一篇而專侍巫咸臣扈猗至四篇之多者乎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則是原命篇爲伊陟所作不應別有伊陟篇矣史遷嘗從孔安國問故故史記所載多古文說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此[illegible]必依經文序說然則原命之文史遷親見之安得復有伊陟篇乎蓋俗儒于上序誤闕太戊篇因丁此條增伊陟之文以合百篇之數原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馬融以爲臣名亦非是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仲丁書缺不具

江聲曰史記太戊稱中宗中宗崩仲丁立囂作放酈元道水經注沸水又東經敖山此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仲丁之所遷也詩鄭箋敖鄭地今近滎陽然則敖囂聲近段借此序之[illegible]攻詩之敖矣史記言仲丁誥缺不具者漢初仲丁何有幾篇遷得見之故但云不具不然百篇亡者多矣何獨此云不具乎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乃立太子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立弟仲壬在位四年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帝雍己崩弟太戊立伊陟為相而河亶甲不知何世乃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帝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帝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案此二文絕不可解若河亶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以前尚有河亶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之後則太

甲父丙壬爲二世太甲子沃丁太庚爲三世太甲孫小甲雍已太戊兄弟爲四世共距成湯爲五世共歷此九君其中並無河亶甲史記乃忽以河亶甲插入仲壬之後太甲之前然則史書何以在太戊之後在太甲曾孫之後列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仲丁遷囂之後後乎仲丁太戊子則且在元孫之列乎以此觀之則河亶甲斷斷爲仲丁以後之君斷斷非仲壬之子明矣斷斷不能在太甲之前明矣史遷之語與編書序者之顛倒何迥出情理外竟至是乎前儒不足道近日江君書序考覈至密乃于河亶甲亦襲誤史記世表之文無一語疑議何爲乎甚矣經義之難闡之不勝闡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已詳書古微本篇

高宗夢得傅說百工營求之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融曰高宗之訓

史記釋載此篇民作班禮乎棄道劉向五行志鼎爲宗廟之器主器者莫如長子示繼嗣將易也蓋西漢今文家說辨詳本篇馬融注以典祀毋豐于昵昵考也謂禰廟也此東漢古文家臆造之說如其言以豐禰廟致變異則雖何不升于禰廟之鼎而升遠祖湯廟之鼎乎別詳本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源案戡耆之年當從大傳在文王受命專征七年之內在國策文王因歎鬼鄂之死因羑里之後乃自鄭注以來多誤會書序以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果如其說何爲而得出囚又何爲反受命專征乎語詳書戡黎本篇今不復贅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此馬融本爲史記作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本篇詳載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三篇

江聲曰經言四月敘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爲十二年之一月其或然歟源案史記周本紀載太誓首篇九年觀兵至孟津之半中篇爲歸二年誓告諸侯將士伐紂之事下篇爲十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書序之十一年一月戊午也何爲有十三年之說乎別詳書泰誓本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坶野作坶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職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周本紀全載兌殷篇之文是安國古文尚有之當爲武成上篇而孟子所引血流漂杵當在周本紀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開武王之下文歸狩一作歸獸樂記有散馬歸牛之文孟子有驅虎豹犀象之語而佚周書世俘篇尤詳其事漢書律歷志並引武成篇二月旁死魄以下八十三字

即今世俘解之文則世俘解當爲武成下篇

又論語周有大賚以下數行亦似武成佚簡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

武王以十一年克殷至此逾二年矣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臣周去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先後歲月之最明者不知江君何故書武王十三年克殷不應箕子即能受封往返之疑而其于泰誓下篇明書十一年又直誣爲十三年之事與經文全不相顧此等游譚出自吸學眞不可解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江聲曰邦古封字也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是以邦爲封康誥敘云邦康叔正義謂古字邦封同是也

西旅貢獒太保作旅獒

鄭康成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各推彊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康成曰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康叔得嘉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伏生書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禾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康成曰三苗同爲

一未此今古文家言大同小異

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江聲曰邦古封字源案此序康叔下當有伯禽二字方符左傳祝鮀語別詳本篇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詳載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无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此篇召公以耄思引退周公以天壽平格感引前代老臣與國同休者爲勸留其共濟自馬鄭注以私意誣經今別爲詳辨于本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周本紀作薄姑薄姑齊地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鄭康成曰自成王政篇至此篇告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此皆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撰案前代管蔡定殷邦乃用兵之大事故彙敘于前此則踐奄遷蒲姑特安置餘孽非大政也故彙敘于後

周公作立政

偽孔傳作此篇在周官之後鄭本立政在周官之前見孔疏引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春秋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舊序亦在復王書內今移之于此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書大傳曰周公復辟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公薨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基也成王不

葬公于周而葬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成周東郊作君陳

鄭康成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源案觀此序而謂公君奭篇之用心見矣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作冊畢公各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舊脫畢字依江氏校補

書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敘相應知彼逸篇非此也粟棣又謂逸書有冏命無畢命然則畢命爲冊霍侯冏命爲訓太僕正各爲一事而互鬭之故書與序不相應與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臩爲周太僕正作臩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柴誓衛包改柴爲費指爲費邑謬妄之甚江聲曰此篇當次蒲姑其編次于此未聞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多乃孫穆王佚書 書第 篇所解

家禮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曰汝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所引即此篇也葉公乃祭公之譌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子思弟子則此書非出汲冢而夫子當日必見之明矣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左傳昭十二年楚子革告[illegible]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是祭公以周室宗英爲穆王所嚴憚雖其後耄荒作甫刑不能守祭公遺命而此篇若臣告語懇摯儼有三代上謨訓之風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今東晉僞古文之當然而論者尚謂其多棄格言莊論止須別編不許與眞僞書同次第爲無傷世道況此眞佚周書今日得之得不如獲典資乎謹錄甫刑之後文侯之命之前存古籍焉

王若曰祖祭孔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爲祖次予小子虔虔在位

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文字未詳疑有僞孔注溥大也言是天疾威于我故多是大災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不弔卽不淑也古文弔字篆與叔篆相近故往往叚用詩曰不弔昊天言不幸也孔注以至誚後分弔非是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天命孔注謀父名言我魂在于天必死猶能明知王所問君天下之事王曰烏乎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孔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能起侯服而寘明德于其身也故付俾于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付俾猶賦畀也天既文武以明德乃遂付畀以四方受命于天而敷其文德于下上也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

予追學于文武之蔑中音中告也君奭篇曰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言文王以其精微之德降于國人蓋文王周公至祭公世有精微之德非事功表暴之比也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龕堪同將奉也夷居大商之衆者平滅商民而居之也我亦惟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祭公能執其中和之德以輔治周室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注揚謂舉行也昭考謂昭王穆王之父也王曰公毋困我哉俾百寮一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孔注言三公百寮皆在此問疾公若不救以同心輔救則是困我公言信如王所詔必令畢力桓桓于民事俾其發般衆也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惟文武受之

此下敘文武開國文王伐崇密戡黎武王克殷語多重復非中葉追述祖德之體亦非寢疾對君咨訪之體謹節去三行復歸簡要而會尊經誼也丕惟周之開基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鳥乎天子三公監于夏殷殷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孔注天子爲大宗旁建宗子則諸侯也以夏殷爲戒則大無後難之道守其序而終之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公曰鳥呼天子我丕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四句與緇衣所引同義不煩詳釋惟家相句緇衣所無孔注謂

陪臣執國政也以上告穆王畢以下告三公 烏乎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

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我先王我亦惟丕以我

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 孔注先王即昭王祭公所逮事也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也源案先王險難似謂昭王濟漢膠舟之事然當穆王前而及先王之遭變無此對君之體又以自免于難爲幸尤非忠藎之誼或别有所指而决非指膠舟事

烏乎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

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 此書末又教其子也康安也子孫保其康安宜勉教誨使克襲述以守世祀不可姑息之使犯常刑也

王拜手稽首黨言 孔注黨讜同王拜受祭公之讜言則三公拜可知也

芮良夫解 周書稽呈王書附第一篇創逸周書芮良夫解此篇戒厲王而作芮伯稽王舊臣屢諫厲王大雅桑柔之詩是也詩作于流彘之後此書陳于將流彘之前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 此書芮伯自作不當稱若此後人仿尚書王若曰妄增之也孔注因下文有謀若之語謂其皆順事之詞故稱若曰勉強之詞不可從 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效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 以上舉前爲戒即蕩詩刺厲王咨女殷商之意 烏乎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 專利謂榮夷公也作威謂虢公長父也周語芮良夫諫用榮夷公墨子言厲王染于榮夷公虢公長夫荀子成相篇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

夫之難屬王流于彘故蕩詩刺掊克之臣彊禦之臣卿剌二人也荀子執公乃號字形譌號公爲厲王將兵伐淮夷伐熊渠伐西羌所謂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者也榮夷專聚斂蕩詩所謂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者也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儆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孔注言民不從上命惟從其所行類語也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此憂其必有流汾之禍也惟家畜如之孔注家畜犬馬人養食之則擾服不豢則毀人亦如民情也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是不懲德以辟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不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惟王之患

其惟國人言諸侯中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有姦雄能突起問鼎者所患其惟國人而已此又明指其紛亂之禍在旦夕也烏乎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贖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栽乃□□孔注安危利災弗知戒惕又不知悔改尚不知王之所定況貪諛之人者乎惟禍發于人之悠忽於人之攸輕□不存焉變之攸伏孔注禍伏于人所輕忽惟下民也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知箝□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孔注賢者拑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爲之哀者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

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吾謂爾不足敬思以德辟爾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illegible]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案芮良夫之詩夫子既取入大雅矣此篇斷斷無不見之理且其忠告憂勤亹亹乎成康周召之遺與無逸君奭相表裏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不此之取而取彼何哉即秦誓亦一時悔殺之敗而三次報復濟河焚舟顯存于時代亦遠在西周之後何爲殿彼不殿不可解者姑附諸穆王之後以雪僞古